



霜如月色满大地

□黄海子

天要亮的时候，她推开房门。屋外，漫野霜花如月光铺陈在大地上。在霜花泛着的亮光里，乡村如一幅浓淡相宜的水墨画，透着静谧安详。附近两处早发的炊烟，满是烟火味的温暖。

已连续两天结霜了，她不禁高兴起来：“明天早晨若是再结霜，地里的萝卜就可以全拔了。”

今年结霜比往年晚些，小寒节都过了，才开始有了结霜天气。她渴盼连续三天都能结霜的天气——只有连续结霜三天，地里拔出来的萝卜做成“风萝卜干”，才又香又化渣，还带着一股清甜味。

丈夫最喜欢吃风萝卜干炖腊猪脚。他常说：“腊猪脚，要是没有风萝卜干一起炖，那滋味就像夜晚没有星星闪亮、村里没有鸡鸭鸣叫……”

制作风萝卜干，工艺独特。

先把在地里连续三天经历霜冻的萝卜拔出洗净，切成条块晒蔫，再用杀年猪后腌猪肉浸出的水加上香料腌制一周，捞出洗净，晒制到一定火候，用竹签穿成串，挂在厨房里的炕杆上，让每天煮饭做菜的柴火烟熏火烤着。家里来客人或自家想吃了，就取出一串洗净，就着荤菜或炖或烧或蒸。那滋味，就像冬日田野里突然见着的一束野花；或者早春时，远处土坡上显出的浅绿。总之，嗅一下，嚼一口，满是欢喜。

吃过早饭，送女儿霜霜上学的路上，太阳出来了，霜花被照得五彩斑斓，像闪着多彩光亮的精灵。不过，这些精灵有些怕阳光，闪着闪着就不见了，只留下一地水渍，路也因此湿滑起来。

把霜霜送到学校，回家的路上，她去自家的萝卜地里转了一阵。霜打后的萝卜叶蔫蔫的，像霜霜知道自己犯了错耷拉着脑袋；冒出地面的萝卜，在阳光下炫耀着白白的身姿，就像得了表扬全身都溢满了骄傲的霜霜。

一边在地里转，她脑子里一边想：“如果明天继续结霜的话，就可以将这些萝卜拔回家洗净切块，趁着这阵子的好天气，风萝卜干就可以做成了。风萝卜干成了，随后就是年关，只等过年时丈夫从外地打工回来，用风萝卜干给他炖腊猪脚了。”

这时，她脑海里出现了丈夫吃风萝卜干炖腊猪脚时，那贪婪的样子。又想起送霜霜上学的路上，霜霜不停地问自己的话：“妈妈，还有好久过年嘛，爸爸过年回来是不是要给我买很多好看的衣服，还有很多好吃的东西？”

吃过晚饭。霜霜照例坐在灯下做作业。她照顾老母亲睡下，就去厨房忙活洗碗刷锅、打理厨灶卫生，然后继续划白天没有划完的竹签，以便做风萝卜干用。

电话铃响起，她知道是丈夫打来的。霜霜拿过手机喊：“妈妈，爸爸来电话了。”她划着竹签回道：“霜霜你先给爸爸说会儿话，我把手头的竹签划完就来接。”

她一边加快划竹签的速度，一边听着霜霜在电话里变着花样跟爸爸撒娇。划完竹签，她接过电话。电话里说了牵挂、思念和日常。要挂电话了，丈夫在电话里问她：“这两月工厂里活多，问我们过年愿不愿意留下来加班，工资是平常的三倍，另外还有超高的加班补贴。你是让我留下来加班，还是回家过年？”

她听了，心中升起复杂的情绪，回应道：“我考虑一下，过两天再回答你。”说完挂断了电话。

霜霜睡着了，在她身边均匀地呼吸，或许是想到了电话里爸爸给她的承诺，熟睡的脸上洋溢着笑。她却睡不着，脑子里一直想着丈夫的那句话：“加班得三倍的工资，还有超高的补贴。”她知道，这一笔收入，是平常一到两个月收入的总和。

她在床上辗转着，鸡叫两遍了，她才迷迷糊糊地睡去。

她做了个梦——梦见丈夫过年回家给霜霜买了好多东西，还给自己和生病卧床的母亲买了新衣服。他们一家人坐在饭桌前，她看他贪婪地吃着风萝卜干炖腊猪脚。而屋外，除岁的爆竹声、四处升起的烟花，把黑夜炸出了一个又一个洞……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荒瓜喂饱的快乐

□黎强

老人家管南瓜叫荒瓜，没有丝瓜顺滑，没有瓠瓜水灵，长得坑坑洼洼灰头土脸的，有些丑。

小时候不懂，分明是南瓜，为啥叫荒瓜？长大后，才听老辈子说，“荒瓜，就是在荒坡上长大的南瓜。”衔着老烟杆的表叔公，摸着我的头说：“荒瓜的名字，我穿衩衩裤时就这么叫了。”他还说，南瓜叫起来文绉绉的，还不习惯，也没得老家的味儿。

穿过一眼石头围砌的老水井，老屋背后就是青冈树林。再往上，就是山腰上的一个平坝庄稼地，瘦土，遍坡种的都是南瓜。从瓜秧入土就开始盼收成，看着青嫩嫩的藤蔓在地里长势喜人，开出的朵朵黄花，很招人喜欢。不谙世事的娃儿们不管这些，疯耍起来什么都不顾，嘻嘻哈哈地在庄稼地里追逐，藤蔓被踩断，南瓜花也被折腾得不成样子，落的落、破的破。原本一片生机勃勃的荒瓜地，就这样被调皮娃儿们肆无忌惮地毁了。“这些背时娃儿，一朵花就是一个瓜，看遭你们糟蹋成啥名堂了哟！”从坡上割猪草下来的姑爷，气呼呼地吼叫着。

在我记忆中，姑姑用大铁锅炒的“腊肉荒瓜丝”是最下饭的。姑姑从灶头上挂着的熏腊肉上割一坨肉下来，丢在淘米水中，然后转身去南瓜地里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一个青皮嫩南瓜。“当当当”“刷刷刷”切成细丝，再拍几个大蒜，备用。她把腊肉洗净，切小，入锅翻炒出油，丢一撮干海椒，再倒下荒瓜丝，不几锅铲，一盘腊肉荒瓜丝就端上桌来。腊肉和荒瓜香飘满屋子。娃儿们抱着大土碗，在甑子里舀满红苕饭，就着腊肉荒瓜丝，吃得风卷残云。姑姑没上桌子，坐在门槛上看着，满脸笑意。

到了荒瓜成熟的季节，灰头土脸的老荒瓜成了老家离不开的主菜。荒瓜绿豆汤，吃了清热解暑；白水荒瓜蘸油辣子海椒，连舌头都要

吞进肚子里；或是来一笼荒瓜蒸鲜，更是别有一番家常味道。

对于娃儿们来说，椒盐荒瓜籽是最能搅动他们馋心的。表姐用锅铲刨下硬硬的荒瓜皮，切开后，从瓜瓢里清理出荒瓜籽，放在灶头一角烘着。几天下来，烘干的荒瓜籽堆得小山似的，娃儿们嘴馋，看得直流口水。表姐不张口，谁也不敢伸手去拿，都把小嘴儿撅得老高，做啥事儿都打不起精神。表姐走到哪里，娃儿们就尾随到哪里，小嘴里还“叽叽咕咕”念叨着。表姐被缠得烦了，回到灶房，把荒瓜籽全部倒进锅里翻炒，火候到了，滴几滴清油，撒小撮盐巴、花椒面，起锅，分给守在灶边的娃儿。娃儿们顿时喜笑颜开，捂着装满椒盐荒瓜籽的荷包，一溜烟跑向青冈树林，瞄着荒瓜籽摆龙门阵，连蚊虫叮咬都忘啦。

吃了表姐的椒盐荒瓜籽，总得给她做点力所能及的小农活儿，于是就去把荒瓜地里，把剩下的老荒瓜都弄回来。地里的老荒瓜，大的如小石磨盘，沉甸甸的，一个小娃儿是搬不走的。表姐就让娃儿们一起用小背篋背，小箩筐抬，先小后大运回家，把稍显碍眼的放在灶房备用，待煮猪食时砍成坨煮熟，用于给猪儿追膘。看着顺眼且饱满的老荒瓜，就依次叠垒在茅草屋角落的檐下，远远看去，像一幅斑斓的油画。老荒瓜重重叠叠地码放在斑驳的老墙下，没经过打理，仍然是灰头土脸的，但在表姐一家人眼里，这挂着一层庄稼灰的老荒瓜就是辛勤劳作的收成，比什么都珍贵。

渐渐长大后才觉得，灰头土脸的老荒瓜其实是很耐看的，也是和乡下人亲切而熟稔的。在乡下，少了它，总觉得少了点啥。

对于乡下人来说，荒瓜是有极大恩泽的，必须予以善待与尊重。而对我来说，其貌不扬的荒瓜，也是小时候快乐的源泉。
(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我撞见了雪花的快乐

□莲之语

开始是细雨带着雪花飘飘洒洒，然后是雪花自个儿纷纷扬扬。

就这样，一场大雪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飞落到了这座西南部的温暖城市。

就那么一天一晚，银装素裹，大地成了一个颜色，而我们的世界却变得五彩缤纷！

“下雪了。”

“下雪啦！”

“下大雪啦——”

人们欣喜，奔走相告。

很快，这个几十年才能看见雪花的城市沸腾了，家家户户倾巢出动，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嬉戏打闹，到处是雪娃娃、雪熊熊、雪狗狗……所有的人都成了孩子，满世界散漫着童真！

好多年不见的雪花啊，为了迎接你，我们用尽了心思：

所有的出行方式：步行，自行车，摩托车，三轮车，小汽车，还有婴儿车……

所有的亲密手段：捧着，抱着，贴着，亲着，坐着，躺着……

所有的疯狂力量：叫着，喊着，

追着，打着，跳着，滚着……

所有的塑造想象：小动物，大娃娃，传说，偶像，还有新娘子……

人们疯疯癫癫，上蹿下跳，乐此不疲。那么多年的期盼到今天就为了两个字——尽兴！

当黄昏到来，人们已筋疲力尽！而此刻，雪花显然被人们疯狂的热情感染，越下越大，开始一大片一大片，肆无忌惮地倾泻它的激情……

啊！这个美丽冬季的一天，来自大北方的冰雪和西南部的火炉偶遇，于是——

雪花撞见了我们的热情！

我们撞见了雪花的快乐！

(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协会会员)



冬夜(三首) □李洪

夜回故乡

必须在月亮落土前
展开对一场雪的回忆
柚木窗敞开，对着长满水青冈的山梁
也许有一只短尾獾，正跃上祖母坟边的合欢树

三角架的影子，像庚辰年闯进阁楼的天蝎座
单耳罐走失，只剩下一些蒙尘的碎语
反复从火塘的冷寂中弹起

木楼梯十二级，我在青布鞋落脚的地方仰望
有一些虚张声势的月光，有一只打闹的蛭蛙
有一个借着桂花香醉酒的人影

水田就守在屋外。蜡红圈注的立冬日
就守在香灰燃尽的壁龛旁
我就守在老八仙桌左边，等离开的人回来

梦醒时分

车鸣声向西逃远，撞碎在玻璃窗上的风
滴落成霜打过的巴茅草
无法确定，是否有几棵酸枣树
站在昏暗的华陶路口
等待一只立冬夜迷路的獾

旧照片轻轻晃动，左边的蓝帽子
挡住了橡木门上褪色的喜字。开始像某个人一样咳嗽
开始在闪烁的光斑中，寻找仲夏夜走失的天狼星
十字绣上的燕麦和蝴蝶花，正走在
返回茶纳湾的路上

大风夜

树哗啦啦响着，被摔碎的灯光
正在掩埋无处藏身的落叶

掐灭第六根香烟，我把疲倦的痣
重新按入裂纹乱蹿的镜面
头发灰白，更加像母亲落在秋天的养子

第三记钟声锤击左心室的余音
从杂物架的锈迹间弹回，试图叫醒
旧画上孤单的麦子

我不知道断奶的羔羊是否回到草场
晃动的窗帘后，也许躲着
从杉树湾走失的渡鸦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冬季的隐痛 □吴定伦

巴茅草高高翘起
是不愿向命运低头的头颅
也是自我感觉良好的尾巴高跷

叶边锋利的锯齿
划破采撷已欲的手指
殷殷血迹
是心灵能到达的最远端

繁花的笑脸
藏在施虐的风里
一群人的笑声
掩盖了隐隐的伤痛
(作者系重庆市石柱县作协会员)